

古璽攷遺

Study in Ancient Chinese Seal No.2

林文彥

Wen yen- Lin
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專技副教授兼系主任、所長

摘要

先秦的官、私璽印，坊間博物館印選、私人印集刊載甚多，所附圖錄愈益精美；1981年羅福頤先生等輯錄《古璽文編》、《古璽彙編》二書刊行以來，海內外學者就文字考釋發表了許多極為珍貴且豐碩的研究成果，從古璽驗證史籍，彌補史書之闕佚，古璽研究的領域與方式也都有了長足的進步。

上述二書的刊行對古璽研究雖然助益頗多，惟受限於當年的時空環境，除部分文字考釋容有研商空間，加上編印之瑕疵，以致混淆釋文之考訂；其中部分璽文，近二十多年來海內外學者或為矜慎，也一直當做未能辨識的文字處理。

本文按《古璽彙編》所刊圖版，參照其他譜錄所載的璽印印蛻，透過版本學要旨及內容分析法，續就璽印文字提出淺見並就正於方家。

【關鍵詞】 古璽、璽印、古璽彙編

一、前言

本文中的「古璽」泛指先秦的官、私璽印。1981年10月北京故宮博物院由羅福頤先生率員蒐錄博物館藏品，並博採前人譜錄中古璽，合計徵引五十六種譜錄、博物館藏印、考古刊物，出版《古璽文編》（簡稱《璽文》），內收字頭2773字，並於該年12月將古璽5708方連同釋文成書《古璽彙編》（簡稱《璽彙》），分官璽、姓名私璽、複姓私璽、成語璽、單字璽及補遺……等類；不僅引發學界對古璽印及先秦文字研究，並積累了豐碩的成果，從古璽驗證史籍，彌補史書之闕佚，古璽研究的領域與方式也都有了長足的進步。

上述二書蒐錄雖稱博採，對古璽研究也助益頗多，惟受限於當年的時空環境，著錄的璽印並未分域，除部分璽印文字考釋容有研商空間，其中也糅雜編印之瑕疵，以致混淆釋文之考訂。

以《璽彙》圖版印蛻與其他徵引譜錄分析比較，發現該書自1981年印行二十多年以來，由於係引用印譜圖錄，見諸不同印譜所登錄的璽印，鈐印時因人加壓力度以致呈現不同印蛻；許多傳世璽印多為銅印，因此也造成研究者往往以為係銅鏽殘泐所致，連帶其中部分璽文，海內外學者或為矜慎，也一直當做未能辨識的文字處理。施謝捷〈談《古璽彙編》存在的幾個問題〉¹曾針對其中引用書籍資料、重複著錄及版次圖版缺失等問題提出專論，於此不再贅述。

本文按《璽彙》所刊圖版，參照其他譜錄所載的璽印印蛻，透過內容分析法，在進行資料歸納、建檔時，藉由放大觀察，析理出當中的細微處及前人所忽略之所在。採樣時秉持版本學之要旨，參酌案頭度藏印集，彙整相關學報、研討會及博、碩士論文等前賢、學者閱論，藉由不同版本比較、分析，質性取樣擇錄最佳

¹ 施謝捷：〈談《古璽彙編》存在的幾個問題〉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（上海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6年12月），第一輯，172-198頁。

版本，以做為研究所本，主要從《璽彙》所徵引的譜錄比對探究，提出拙見並就正於方家。

二、研究本文

本文特針對《璽彙》所錄，並參考其他譜錄圖版提出心得，按逐印、逐條方式敘述，在論述之前，首列該璽印於《璽彙》或原書之編印序號，次列原釋文，「·」後為訂補後之釋文，未能辨識的字以「□」代替，之後再敘明分域；文中所舉璽印印例與本文無涉者，囿於篇幅部份隸定、釋讀一概省略，請另參閱所舉原書。

(一) 0535 王□·王鳩 燕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0535

此璽曾收錄於徐士愷《觀自得齋秦漢官私印譜》。

由於原璽部分殘泐，第二字作，《璽彙》未釋，《璽文》未錄；《古璽文字徵》²附錄五曾將此字摹寫訛作（从鳥从及）；不過諦視此字，左列作、右列作（為「立」字稍殘，經復原後作），从鳥、立聲，隸作「駮」，與《古陶文彙編》3·210字形類近，戰國文字中習見偏旁「方位互作」的異化現象，此璽偏旁做「左右互作」，釋作「鳩」。

² 羅福頤：〈古璽文字徵〉十四卷附錄一卷，《璽印文字徵》（台北，藝文印書館，民國63年4月再版），附錄五。

《說文·鳥部》段注：「鷩，天狗也。見〈釋鳥〉，郭曰：『小鳥也，青似翠，食魚；江東呼為水狗。』按今所在園池有之，謂之魚狗，亦謂之魚虎。从鳥立聲。力入切。」

鳩字又見《玉篇》、《類篇》、《集韻》等書。此璽釋作「王鳩」，燕系姓名私璽。

(二) 0546 王□·王難(難) 齊 姓名私璽



難 難 難 難 難 難

《璽彙》0546

《類篇》四上所錄「難」字字形



《汗簡》說文「難」字

《汗簡》古文「難」字

《汗簡》古文「難」字



《古文四聲韻》上平「難」字

此璽曾曾收錄於高文瀚《印郵》、《故宮博物院藏印》。

此璽右半部作, 收於《璽文》1·2、頁4，孫剛《齊文字編》(簡稱《齊編》)卷一、頁6-7「王」字條，齊系作 0474、0572、0592等字形，係齊系文字特有寫法，釋為「王」。

左半部《璽彙》未釋，《璽文》作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86、頁538；《齊編》收於附錄124、頁422，未釋；湯餘惠《戰國文字編》(簡稱《戰編》)亦作

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 770、頁 1125。

此字左半部上述諸書皆作為一個字處理，**𪔐**未見於後世字書。細審此璽左半部，上作**𪔐**(𪔐)，《說文·止部》段注：「**𪔐**，足刺止也，刺疊韻字，刺盧達切。从止、山，凡止之屬皆从止。隸變作𪔐。讀若撥，北末切。」，下作**𪔐**。

《說文·鳥部》段注：「**鷓**，鷓，鳥也。今為難易字，而本義隱矣。从鳥董聲。那干切。……**鷓**，鷓或从隹，今難易字皆作此。**鷓**，古文鷓；**鷓**，古文鷓；**鷓**，古文鷓。」

《類篇·隹部》有：「**難**、**難**、**難**、**難**、**難**、**難**，那肝切，鳥也，一曰艱也。又姓。古作**難**、**難**、**難**、**難**、**難**，**難**、**難**，又乃旦切。」

《汗簡·隹部》有：「說文作**難**、古文作**難**，尚書作**難**。」

《廣韻·寒韻》載：「**難**，艱也，不易稱也。又，木難，珠名，其色黃，生東夷；曹植樂府詩曰：『珊瑚間木難』。又，姓，百濟人。《說文》作**難**，鳥也；本又作**難**，那干切，又奴肝切。**難**，見上注。**難**、**難**並古文。」

《古文四聲韻·寒韻》「**難**」字下也有：「**難**古老子、**難**說文、**難**古尚書、**難**王庶子碑、**難**同上、**難**、**難**竝籀韻、**難**、**難**、**難**、**難**竝王存人切韻。」

此璽**𪔐**字形與《說文》**難**字、《類篇》**難**字、《廣韻》**難**字、《古文四聲韻》籀韻**難**、**難**、切韻**難**字形類近，疑「**難**」字異構。

另檢此璽上部作，與《類篇》上部加「竹」、《汗簡》說文上部加「卅」、《古文四聲韻》說文、古尚書上部加「卅」同；何琳儀《戰國文字通論》（簡稱《戰論》）云：「……戰國文字之中也存在大量的繁化現象。所謂『繁化』，一般是指對文字形體的增繁。『繁化』所增加的形體、偏旁、筆畫等，對原來的文字是多餘的，因此有時『可有可無』。」此璽上部的，可能與上述《類篇》、《汗簡》、《古文四聲韻》所加偏旁皆為「增繁無義偏旁」，這類偏旁可能只是裝飾作用，皆為無義部件，，可釋作「難」。

此璽釋作「王難（難）」，齊系姓名私璽。漢印中有名作「難」者，見《漢印文字徵》³4·8「難」字條下：傳難私印、楊難、霍難、召印君難、邯鄲難等。

（三）0557 王文正·文王正 晉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0557



《璽彙》0557 回復正作



《璽彙》4619 厶垠（銖）

此璽曾收錄於陳介祺《簠齋古印集》頁47。

此璽印文反作，戰國古璽中璽文作正、反往往無別，此璽水平翻轉後《璽彙》按印文中、右、左順序釋作「王文正」，與《璽彙》4618~4619「厶（私）銖」排列方式釋讀同，唯「厶（私）銖」中（厶）字係嵌於從土、尪聲的「垠（銖）」字中；何琳儀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（簡稱《戰典》）頁795亦釋「王文正」，晉璽。

³ 羅福頤：〈漢印文字徵〉十四卷附錄一卷，《璽印文字徵》（台北，藝文印書館，民國63年4月再版），4·8。

檢戰國姓名印作中、右、左順序排列未見，三字印皆作由右至左三行並列（參《璽彙》0556、0558、0860、1066~1067、2463~2464、2574、3055等，反文則相反如此璽，回復正作後與上述排列同）、上下排列（參《璽彙》0864、1340、2626等）或作一二（參《璽彙》0561、0566、1385等）、二一（參《璽彙》0857、2254、2602、2617、3083、3658等）兩行排列。

因此，此璽宜改釋作「文王正」，晉姓名私璽；文，姓氏，周文王支孫以諡為姓，見《風俗通》。漢有蜀郡太守文翁，裔孫揚州刺史文欽，又後將軍文聘；文穎注《漢書》；開元有太學博士文元忠⁴。

（四）0732 長□·長𠂔（𠂔） 燕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0732



《鶴廬印存》74·6

此璽曾收錄於趙允中《印揭》、顧榮木《鶴廬印存》74·6。

第二字𠂔，《璽彙》未釋，《璽文》作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 108、頁 582。何琳儀釋作「長九」（《戰典》頁 164，燕璽）。

《璽彙》中有「𠂔」字作 1669 、2713 、3505 、3860 、4109 、5503  等形（參《璽文》2·7 頁 30），其中《璽彙》5503 𠂔（仇）金做為姓氏，《戰典》頁 165 載：「古璽𠂔，姓氏，讀仇。《戰國策·趙策》：『𠂔由』，《韓非子·說林》

⁴ 唐·林寶撰；岑仲勉校記：《元和姓纂》（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94年5月），377-378頁。

作『仇繇』。仇氏，宋大夫仇牧之後，見《通志·氏族略·以名為氏》。」

又見《元和姓纂·尤韻》：「仇，宋大夫仇牧之後。王莽時有仇延。」

《廣韻·尤韻》：「𠵽，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：『𠵽猶縣屬臨淮郡。』又《詩》曰：『𠵽，矛鑿錚。』傳云：『𠵽，三隅矛。』又《說文》曰：『氣高也。』。」

《玉篇·口部》亦載：「𠵽，巨周切，高氣也，臨淮有𠵽猶縣。𠵽，同上。」

此璽第二字𠵽原印稍殘，《鶴廬印存》所鈐較佳，作𠵽，細審仍可分辨左從九右從口，隸作𠵽，釋作「𠵽（𠵽）」。此璽釋作「長𠵽（𠵽）」，燕系姓名私璽；長，姓氏，黃帝子揮之後有長氏，見《路史》。

（五）1180 吳坤·吳□坤 晉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1180

此璽曾收錄於郭裕之《續齊魯古印攷》。

《璽彙》原釋「吳坤」兩字，第一字《璽文》10·6、頁255-256「吳」字條未收，原釋「坤」字《璽文》13·6、頁317「坤」字條亦失收。

檢此璽第一字𠵽與《璽文》「吳」字條1181𠵽同，左半部𠵽與《璽文》「坤」字條2574𠵽同，釋「吳」、「坤」殆無疑義。唯此二字中還殘留部分多餘部件作𠵽，因漫漶過甚，仍可確信其中尚有一無法辨識的文字，宜釋為「吳□坤」，晉姓名私璽。

(六) 1324 武□·武之乘 楚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1324

《璽彙》1324 左半部放大字形

《璽彙》0636 王大乘

此璽曾收錄於郭裕之《續齊魯古印攷》。《璽彙》釋「武□」，第二字《璽文》未收。

檢原印左半部作，由於部分線條殘泐，前賢皆做為未能辨識的單字處理。放大後細審第一字作，係楚系「之」字寫法，釋「之」殆無疑義。第二字作，部分線條殘破併連，字形與《璽彙》0636「王大乘」之（乘）字形相類；《說文·桀部》段注「乘」字下云：「𣎵，覆也。從入桀，桀，黠也。軍法入桀曰𣎵。𣎵，古文𣎵从几。」

李守奎《楚文字編》頁338「乘」字條下鄂君啟車節作、，江陵天星觀一號墓遣策簡作、、、、，此璽「乘」字從「几」作𣎵，與《說文》古文和安徽壽縣出土之戰國中期鄂君啟節、1978年湖北江陵出土之天星觀一號墓簡（年代約公元前340年以後）中的「乘」字相類，係楚地的特有寫法。

此璽左半部係「之乘」兩字合文書寫，戰國時合文書寫或加合文符號「=」，或省略不加符號，兩者無別。

(七) 1353 孟□·孟𠄎（五月） 晉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1353



《璽彙》0462 王胡（五月）

此璽曾收錄於郭裕之《續齊魯古印攷》。《璽彙》釋「孟□」，第二字《璽文》未收，《戰典》頁731、911釋「月」，晉璽。

此璽左半部「月」字右邊直畫中間另沾粘一小橫畫，應係原璽殘泐後所留，釋「月」不確。檢《璽文》7·4-7·5、頁172-173及附錄53、頁472收有合文作「某月」形式呈現如單字的璽文（詳如下揭所錄諸璽），這些璽文「月」字皆與「某月」的「某」字未作沾粘，知與下揭所錄諸璽不類。

《璽彙》0462另收有上揭右列晉璽「王胡（五月）」，亦作「某月」形式呈現，其中「五」字上方橫畫恰與「月」字右邊直畫中間併連，知《璽彙》1353「五月」作「胡」合文，唯「五」字璽文受損，自細微處仍可辯認，此璽應釋「孟胡（五月）」，晉系姓名私璽。



0463 王胡（中月）



《璽彙》《璽彙》0464 王胡



《璽彙》0465 王胡



《璽彙》0701 長胡



《璽彙》0700 長明



《璽彙》1210 牛胡



《璽彙》2061 邨(句) 粉



《璽彙》2394 樅 枏



《璽彙》2766 君(尹) 朋(期)



《璽彙》2934 亞鬼月



《璽彙》4034 邨 邨



《璽彙》3185 叵(熙) 朔

(鄂) 臍(或「牽月」)



《璽彙》3092 詠(和)
朔



《璽彙》1312 成臍(或「牽月」)

(八) 2234 □□·邨(白)千怵 燕 姓名私璽



《璽彙》2234

此璽曾收錄於《故宮博物院藏印》。《璽彙》釋「□□」，第一字《璽文》作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 8、頁 381；吳振武《〈古璽彙編〉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》釋為「□恣」⁵。

此璽右半部作，係由、兩字併連，分別隸為「邨」、「千」，前一字見《璽

⁵ 吳振武：《〈古璽彙編〉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》，《古文字學論集》（香港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，1983年9月），505頁。

文》61·6、頁151「邨」字條，吳振武認為「用作姓氏，為『白』的異體。」⁶

《戰典》頁601載：「邨，從邑，白聲，《川篇》：『邨，邑也。』」又，「戰國文字邨，讀白，姓氏。黃帝之後。秦大夫白以丙。楚有白公勝，楚平王太子建之子也。見《尚友錄》。」

《元和姓纂·陌韻》岑仲勉校補：「黃帝之後。《風俗通》，秦大夫白以丙，嬴姓，又有白起。楚有白公勝，楚平王太子建之子也。周白圭，漢白生。」

第二字《璽文》10·11、頁265收有「忞」字，下云：「說文所無，玉篇：忞，奢也。」，唯此璽文字《璽文》失收。

《戰典》頁924釋作「忞」，下載：「《說文》：『忞，狃習也。从心，大聲。』」，其說可從。《類篇·心部》：「忞，時制切，習也。又，以制切，狃忞過度。又，徒蓋切，奢也。又，食列切。」；「忞」字又見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等書，俱作「忞」。

另，戰國文字「大」或作「太」，《類篇·心部》十下另載：「忞、憐，他蓋切，奢也。或作憐。」可備參考。

此璽釋作「邨（白）千忞」三字，為燕系姓名私璽。

（九）5459、5460 □·天 燕 單字璽

⁶ 吳振武：《古璽文編》校訂》，142條，76頁。



《璽彙》5459



《璽彙》5460



《璽彙》5459 回復正作



《璽彙》5460 回復正作

此二璽中《璽彙》5459 曾收錄於趙允中《印揭》、《璽彙》5460 收錄於余地山《地山藏印》。《璽彙》未釋，《璽文》作為未能辨識的字，收於附錄 100、頁 566。

檢《璽彙》除這兩方單字璽，另有多方古璽在鈐蓋時因方向錯置，例見下揭《璽彙》諸璽：1304 子□（「暴午」或「暴午鳥」）、4826 王之上士（王之上士□-節）、4916 上□□□（敬官正下）、4918 正下□可私（可以正下璽）、5405□（身-信士）、5420□（雙人對坐圖形印，與 5246 為漢圖形紋）、5438~5441□（禹）、5468□（八千）……等，其中部分璽印文字因鈐印後印蛻倒置而無法辨識，經回復正作後仍可順利釋讀，部分文字則因方向異位，與《璽彙》所釋全然不同。



《璽彙》1304 子□



《璽彙》1304 回復正作



《璽彙》4826 王之上士

釋「曝（暴）午（或『曝（暴）午鳥』）」



《璽彙》4826 回復正作
釋「王之上士卩（節）」



《璽彙》4916 上□□□



《璽彙》4916 回復正作
釋「敬官正下」



《璽彙》4918 正下□可
私



《璽彙》4916 回復正作
釋「可以正下璽」



《璽彙》5405 □



《璽彙》5405 回復正作
釋「身（信）士」



《璽彙》5420 □



《璽彙》5420 回復正作
為雙人對坐圖形印



《璽彙》5438~5441 □



《璽彙》5438~5441 禹



《璽彙》5468 □



《璽彙》5468 回復正作釋「八千」

《璽彙》5459、5460 回復正作後作、等形，第二字右下方筆畫殘損，仍可辨識係與第一字同。《璽彙》5271 有一楚系單字璽「天」作，上方加一小橫畫作飾筆，是楚系文字特色。《璽彙》5459、5460 在字往下垂的第二橫畫作往上迴繞處理，此璽文「彎曲筆畫」處理方式多見於燕系璽文（參《璽彙》5075 尚（常）、5076~5084 明、5107~5109、5111~5119 禾、5164、5179~5181 生等字）及中山王器銘文字。此二璽在回復正作後釋作「天」，燕系單字璽。

另上揭《璽彙》1304，原釋「子□」，在回復正作後，第一字作，璽印文字稍殘，細審與《璽文》12·8、頁295「戠」字條下所收字形3034、3035、3039、3037皆同，《璽彙》3034~3035、，3036~3039、、、吳振武隸作「戠」、「戠一賦」，《璽彙》0486、0487隸作「虞」，並認為「虞」，與「戠」、「戠（賦）」應是一字之異⁷，戰國文字中貝或省作日、日之形。

《戰典》頁327：「虢，甲骨文作（乙2661）。从戈，从虎，會以戈擊虎之意。典籍通作暴。《詩·鄭風·大叔于田》：『禮褐暴虎』，傳『暴虎，空手以搏之。』以戈擊虎，搏義自顯。『空手以搏』疑別有所本。金文作（戎方鼎作），戰國文字或加日旁為飾。或加止表示行動之意，遂與戈旁合成武，隸定為虢。《說文新附》：『，虐也，急也。从虎，从武。見《周禮》。薄報切。』（五上十八）秦文字於戈下加収繁化遂似戒。《集韻》虢或作虢。」

徐在國認為《璽彙》0486、0487（虞）應分析為从日、虢聲，釋為「曝」⁸，其說可從。《廣韻·屋韻》：「暴，日乾也。蒲木切。曝，俗。」以「曝」為「暴」俗體，《璽彙》1304應釋作「曝（暴）」，暴，姓氏，《元和姓纂·號韻》岑仲勉校訂：「暴公，周卿士，見《毛詩》。應劭《風俗通》云：『暴辛，周諸侯也。』《漢書》，御史大夫暴勝之，字公子，河東人。」。

第二字作，原璽文字中間筆畫斷裂，諦視與《璽文》14·11、頁353「午」字條下3059、2395、2600、3851等字形皆同。

此璽除上述二字外，另有一倒置鳥形紋作，古璽姓名璽中加入圖形紋見2190（鄒一帑一蔡賈）、2562鈔（備鈔）、4603私鈔、5651苟信（苟訓），

⁷ 吳振武：〈《古璽彙編》釋文訂補及分類修訂〉，《古文字學論集》，493頁。吳振武：《《古璽文編》校訂》，321、323條，141-142頁。

⁸ 徐在國：〈古璽文釋讀九則〉，《考古與文物》（西安，考古與文物，2002年）第5期，93頁。

另 5246 鈔、5420□皆鈐蓋時錯置，回復正作後為漢兩人對坐圖形紋，5465□、5466□皆漢後冏形紋飾，5474□疑圖紋璽，筆畫作鳥書見 0851 長□(疑作「御」、0745 長冥(冥)、1485 畋弃(棄)、1541 孫墜(陣)、3326 奠(鄭)倨(宦)、3329 喬瘧(疫)、3452 桓昇忌(怳)、3835 司寇噓(鳴)、3853 公孫泰、3857 公孫鄴及 5683 兩面印下方印(疑作「折一慎」)……等。

此璽圖紋作，象形，《說文·隹部》：「隹，鳥之短尾總名也。象形。」又，《說文·鳥部》：「鳥，長尾禽總名也。象形。鳥之足侶匕从匕。」，古文字從隹或從鳥，戰國古璽中習見姓名璽加入圖形紋，圖紋可視為增飾符號，為無義部件，此璽當釋作「曝(暴)午」；漢印中有名「侯屋鳥」(參《漢印文字徵》4·8「鳥」字條)，此璽作長尾禽鳥形，則此璽也可釋為「曝(暴)午鳥」，晉系姓名私璽。

(十) 4623 私璽·私鏹(璽) 疑後仿戰國秦系私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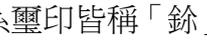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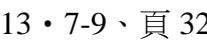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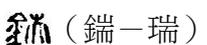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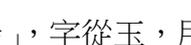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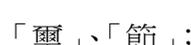


《璽彙》4623

此璽曾收錄於陳介祺《陳簠齋手拓古印集》。此璽第二字《璽文》收於 13·7、頁 320「璽」字條下。何琳儀《戰典》頁 1253 釋秦系。

檢此璽第二字作，從金從璽，隸作「鏹」，疑「璽」字繁構。

漢·衛宏《漢舊儀》：「秦以前，民皆佩綬，以金、玉、銀、銅、犀、象為方

寸璽，各服所好。自秦以來，天子獨稱璽，又以玉，群臣莫敢用也。」先秦不分尊卑，齊系、三晉、楚系、燕系璽印皆稱「鈔」，字作、、等形（參《璽文》13·7-9、頁320-324「璽」字條），燕系長條朱文官璽作、、（端一瑞）等形為其殊例，用玉製作的信物叫「瑞」，字從玉，用金屬做的信物叫「鐃」，字從金，知「瑞」、「鐃」古本一字，義同「璽」、「節」；「鐃」字見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等書。秦系璽印稱「璽」（詳下文）、「印」（《璽彙》0151 工師之印）。

秦滅六國之後，改「璽」為天子專用，臣民只能稱「印」，《說文·土部》：「璽，王者之印也，呂主土，从土、爾聲。璽，籀文从玉。」，從土、爾聲的「璽」字又見《玉篇》、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類篇》等書，籀文从玉作璽（即現今習用的「璽」字）。



秦代「皇帝信璽（璽）」封泥
東京國立博物館藏



漢初「文帝行璽（璽）」
金印



漢初「皇后之璽（璽）」玉印



東漢初「廣陵王璽
（璽）」



東漢初「朔寧王太后璽」
金印

傳世秦代「皇帝信璽」封泥「璽」字作（從土、爾聲），衛宏《漢舊儀》卷上：「皇帝六璽，皆白玉螭虎鈕。」，但從出土漢初「文帝行璽」金印作、「皇后之璽」玉印作、東漢初「廣陵王璽」璽字仍從土作，再比對東漢初「朔寧王太后璽」金印已從玉作，可知從爾從玉的璽字璽印，上限不可能超過東漢時期，這也是斷代「璽」（從土爾聲）與「璽」（籀文從爾從玉）璽印的有力憑證。

返視上揭《璽彙》4623 私鑿（璽），其中從金、從璽的第二字，左半部「金」字作，係戰國時秦系常有的寫法（參《戰典》卷 14、頁 907~921「金」部、等所從），「璽」字作，從土、爾聲，從用字看來似屬戰國時秦系私璽。檢戰國古璽「銖」字或從土、或從金（參《璽彙》5247~5258），右部皆作，習見於東土六國；唯《璽彙》4623 私鑿（璽）印文線條體勢以筆意呈現，於戰國古璽中獨樹一幟，且與《璽彙》0151 工師之印、5707 王兵戎器秦系璽文迥然有別，竊疑後仿戰國秦系私璽。

日本菅原石廬《中國璽印集粹》（簡稱《璽粹》）著錄有下揭「璽」字璽印五方：



卷一 64 石璽



卷五 423 璽



卷七 661 璽
璽



卷八 796 癸
璽



卷八 797 璽

《璽粹》編號 64「石璽」，原書編為戰國私璽。石，姓氏，《元和姓纂·昔韻》：「衛大夫石碣之後。又石駘仲，衛大夫；生石祁子，見《左傳》。《禮記》，楚有石奢。鄭石癸，癸字甲父。周石速。漢石商、石奮。奮生建、慶，號『萬石君』。」從璽印文字方整結構與「皇帝信璽」同，筆勢較為方折，知為秦滅六國後之璽印風格，但從「璽」字從土、爾聲及秦滅六國之後改「璽」為天子專用，

臣民只能稱「印」，此璽應係後仿秦代私璽。

編號 423「璽」，原書編為秦成語印，檢此璽字作，下方的「土」字與上方的「爾」字中間筆畫併連，且簡省「土」字的上方一筆，係戰國時常有的單筆簡省筆畫，應係戰國時秦系成語璽。

編號 661「陘璽」，原書編為秦、漢初私印。第一字「陘」作，《戰編》頁 947 收有（十鐘）、（秦印），此璽與之相較右半部作省筆，亦係戰國時「單筆簡化」現象，並不影響文字的總體結構。《說文·阜部》：「陘，山絕坎也，从阜丞聲。」，《元和姓纂·青韻》：「魯大夫有陘氏之後。」；第二字「璽」作，從土、爾聲。此璽作日字格，為戰國時秦系私璽。

編號 796「癸璽」與 797「璽」，原書編為秦、漢初私印，797「璽」字作，從土、爾聲，《戰編》卷 13、頁 883 釋秦系，此璽應係戰國時秦系私璽。至於編號 796「癸璽」，「癸」字作，與 1975 年在湖北省孝感地區雲夢縣睡虎地 11 號墓發掘的竹簡墨書秦隸（年代約戰國晚期秦昭王 51 年—公元前 256 年到秦始皇 30 年—公元前 217 年間）的〈日書〉乙種 183 簡、〈編年記〉19 簡第二欄、〈日書〉甲種 2 簡背第一欄、81 簡背「癸」字字形同⁹，《秦印文字彙編》頁 278「癸」作、、、，隸變後字形特出，為秦系特色；「璽」字作，從土、爾聲，也應屬戰國至秦代初期私璽。

《湖南省博物館藏古璽印集》編號 76 著錄下揭「獮」單字璽：



⁹ 方勇：《秦簡牘文字編》（福州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 年 12 月）卷 14，415 頁。

該書釋作「獯（璽）」，戰國；《戰典》頁 1254 改釋「祿」，人名。

《說文·犬部》：「獯，秋田也。从犬、璽聲。祿，獯或从示，宗廟之田也，故从豕、示。」

《玉篇·犬部》：「獯，思淺切。秋曰獯，殺也。亦作獮。獮，同上。」

《類篇·犬部》：「獯，息淺切。《說文》：『秋田也。』；或作獮、獮。」

《集韻·獮韻》：「獮，秋獵曰獮，獮，殺也。息淺切。獮、祿並上，同見《說文》。」

該書原隸作「獯」，从犬、璽聲，可從，釋作「璽」則不確；此璽「獯」當釋作「獮」，亦可作獮、獮、獮、祿，為戰國時人名單字璽。

三、結語

《璽彙》所錄璽印印蛻，由於著錄版本不同，受鈐蓋者鈐壓力道的影響，刊錄的印章線形往往對研究者產生極大影響。

本研究透過版本學參酌刊行的譜錄圖版，經由檢覈比對，採用精印的印譜原印鈕制與印面圖版，撰寫時提供了不少精確的辨證資料；在進行採樣、資料歸納、建檔時，經由不同版本比較、分析，質性取樣擇錄最佳版本，藉由放大觀察，更進而發現當中的細微處及前人所忽略之處，追索出無法解讀或謬誤之處。

個人研究璽印純出於興趣，於此不揣譎陋略抒管窺，冀望海內外方家不吝提供高見。本文撰寫期間，感謝本校媒體設計中心洪夙貞小姐於百忙當中增補疑難字造字，特此申謝！

四、參考文獻

- 方勇，《秦簡牘文字編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.12。
- 宋·司馬光等編，《類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4.12，2012.2 三刷。
- 宋·郭忠恕、夏竦編；李零、劉新光整理，《汗簡·古文四聲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.12，2010.7 二版。
- 宋·陳彭年等編，林尹校訂，《宋本廣韻》，台北市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 65.9。
- 吳振武，《《古璽文編》校訂》，吉林大學博士論文，長春，1984.10；北京：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1.1。
- 李守奎，《楚文字編》，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.12。
- 何琳儀，《戰國文字通論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9.4；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2003.1 訂補本。
- 何琳儀，《戰國古文字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8.9。
- 林文彥，《印章藝術》，屏東：屏東縣立文化中心，民國 88.5。
- 高明，《古陶文彙編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.3。
- 唐·林寶撰；岑仲勉校記，《元和姓纂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4.5，2008.3 二刷。
- 孫剛，《齊文字編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0.1。
- 陳介祺，《簠齋古印集》（神州國光社《陳簠齋手拓古印集》），北京：中國書店，1990.3。
- 陳光田，《戰國璽印分域研究》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2009.5。
- 常宗豪主編，《古文字學論集》（初編），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，1983.9。
- 郭裕之，《續齊魯古印攷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1989.9。
- 許雄志編《秦印文字彙編》，鄭州：河南美術出版社，2001.9。

- 梁·顧野王，《大廣益會玉篇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.7，2004.1 二刷。
- 菅原石廬，《中國璽印集粹》，東京：二玄社，1997.3。
-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一輯，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2006.12。
- 湖南博物館編，《湖南博物館藏古璽印集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1.6。
- 湯餘惠，《戰國文字編》，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1.12。
- 漢·許慎撰、清·段玉裁注，《說文解字注》，台北市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民國 63.9，民國 75.12 增訂二版。
- 羅福頤，《古璽文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1.10，1994.6 二刷。
- 羅福頤，《古璽彙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1.12，1994.6 二刷。
- 羅福頤，《漢印文字徵》，香港：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，1979.8。
- 羅福頤，《璽印文字徵》，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，民國 63.4。
- 顧榮木，《鶴廬印存》，北京：榮寶齋出版社，1998.1。